

散文



隨筆

回不去的家

王伟忠 賴聲川

回不去的家！

這段歷史

大陸或許不曾正式記錄

但你應該瞭解歷史的注腳，「眷村」二字的最好詮釋。

1949年1950年，兩年時間內，60多萬國民黨軍隊，外加國民黨政府官員、公務員以及軍眷60萬人，超過120萬國民黨人陸續撤退至臺灣，完成了中國近代史上唯一的一次民族大遷徙。

為解決新移民的居住問題，800多個僅供軍眷居住的村落被興建，從臺灣北部石門到南部恒春，遍佈全島。

這批當時被視為戰敗者的臺灣新移民，帶著“反攻大陸”的期望，在眷村中居住下來，從而開啟了臺灣的眷村歷史。

這一住，就是60年。

眷村，一段褪色的往事

大陸朋友對於眷村或許沒什麼概念。如果進行類比，眷村就是部隊大院。但是，作為戰敗軍隊的眷村卻有些尷尬，甚至難以在臺灣的教科書中找到一個合適的位置。

當我們提及宋楚瑜、李安、侯孝賢、楊德昌，鄧麗君、林青霞、張雨生、任賢齊這些耳熟能詳的臺灣名人時，他們身上卻又有一個共同的鮮明烙印——是的，他們都來自眷村。

很多文獻稱眷村為“濃縮的中國社會”，眷村人來自五湖四海，身份證上的籍貫幾乎可以拼貼出一個中國地圖。甚至有這麼一個說法，眷村這個“小中國”承包了很大一部分的臺灣“軟實力”。

眷村初建，每個村落都有完整的配套設施。對於一起經歷戰爭和生死後，又在他鄉一同克難的眷村居民，國民黨政府給予了相當大的福利。除了硬體設施外，還包括醫療服務、就學補助、食量供給、水電費半價等種種生活補助，衣食住行無所不包。

總而言之，眷村人就算在封閉的情況下也能正常生活，既像小“國”，又像大“家”。

而第一批眷村移民，被稱為“第一代外省人”。

從一開始，眷村就以怪異的形態存在於臺灣社會中。對大陸而言，眷村人是叛

逃者；對臺灣本土社會而言，眷村人是入侵者。而眷村封閉的環境，進一步造成了與臺灣本土的省籍隔閡。

眷村第一代外省人，懷著對中國的強烈認同，他們是堅決反‘台獨’的一代。與此同時，‘反共’也是他們最初共同的意識形態。

本省外省，臺灣的族群矛盾

臺灣“本省人”和“外省人”之間的定義方式很簡單，以是否隨國民黨軍隊來台為界。而省籍矛盾和族群矛盾，卻是一直根植於臺灣社會文化的深層心理因素中。

好友宗衡兄，是祖籍福建的臺灣本省人。他說小時候就經常和附近眷村的小孩打架，當然，曾經一起打架的小朋友現在一起打起了球。

講到臺灣的省籍矛盾和族群矛盾，宗衡兄十分痛心。“當120萬來自大陸各省移民一下子湧入臺灣，先不提語言文化習俗有差異，單是相對封閉的環境無法做到在地融合，這已註定同本省社會的矛盾不可避免。”

“話說又回來，

別說本省外省之間，本省人內部也一直存在矛盾。當年，同是講閩南語的漳州籍和泉州籍本省人，為了爭奪水源導致的械鬥一次能夠死亡數百人，更何況是和外省人之間的矛盾？“

“就連外省人之間，因為來源地域不同、軍階不同、眷村房屋級別不同，自身也存在著的內部矛盾。”

在宗衡兄看來，族群問題，本身需要一個漫長的融合過程。但很可恨，也很可悲的是，每逢臺灣的政治鬥爭，省籍情結總會被政客拿出來操弄，都在不同程度上加劇臺灣族群的分裂。

眷村，連同具備鮮明特徵的眷村竹籬笆（後面則被紅磚牆和水泥牆代替），被台獨主義者定義為‘外省人’‘中國民族主義’認同者的最後堡壘。

眷村二代，飄零的亞細亞孤兒

眷村第一代人，雖然背井離鄉，但至少還有故鄉和親人可以懷念。而到了眷村二代，則變為真正的無根。那是一種無法言喻的喪失歸屬感的悲哀：

在臺灣被看成外

省人；去大陸被看做臺胞；去美國，則成為外國人。

受夠了父輩口中遙遙無期的故鄉描述；想努力融入臺灣本土社會卻遭受身份認同的困擾；翻開歷史，對自己的身世卻連個正式的注腳都沒有；加上臺灣城市化發展，眷村大面積拆除，就連與過去有一絲連接的眷村老屋，都回不去了。

我，究竟從哪裡來？

中國，那是父輩口中的遙遠故鄉。

眷村，被改造或拆除，已回不去。

他們戲稱，自己是“亞細亞孤兒”。

的確，他們是。

寶島一村，再也回不去的家

比起臺灣眷村，大陸部隊大院有一種東西是沒有的，那就是再也回不了家的感覺。

一句“回不了家的感覺”，

道出了眷村子弟的悲愴與無奈。

2006年起，從小在“嘉義建國二村”長大的台綜藝教父王伟忠，開始給賴聲川講眷村的故事，兩年間先後講了一百個。作為故事的親歷者和見證者，

下接14版